

二十二史劄記
附補遺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商務印書館

二十二史劄記

附補遺

(二)

趙翼撰

廿二史劄記卷四

後漢書編次訂正

光武紀開首卽稱光武。至卽位後稱帝。此仿班書高祖紀初稱高祖。繼稱沛公。稱漢王。卽位稱帝之例也。惟光武曾封蕭王。此紀乃省卻稱蕭王一節。稍不同耳。列傳例皆稱名。獨光武兄縝則書其字伯升。此亦本班書王莽傳內已稱伯升故也。至其編次卷帙。如循吏、酷吏、宦者、儒林、文苑、獨行、方術、逸民、外戚等傳。旣各以類相從矣。其他列傳。自應以時代之先後。分別編次。乃范書又有不拘時代。而各就其人之生平。以類相從者。此亦本之史記。如老子與韓非同傳。屈原與賈誼同傳。魯仲連與鄒陽同傳。但以類相從。不拘時代。漢書黃霸爲丞相。朱邑爲大司農。而皆入循吏傳。以其長於治郡也。夏侯勝治尙書。京房治易。宜入儒林傳。而另爲列傳。與眭宏等同卷。以其皆精於占驗也。蒯通、伍被、江充、息夫躬。或國初人。或中葉末造人。而列爲一卷。以其皆利口也。後漢書亦仿此例。如卓茂本在雲臺圖像內。乃與魯恭、魏霸、劉寬等同卷。以其皆以治行著也。郭伋、杜詩、孔奮、張堪、廉范。皆國初人。王堂、蘇章。皆安帝時人。羊續、賈琮、陸康。皆桓靈時人。而同爲一卷。亦以其治行卓著也。張純、國初人。鄭康成、漢末人。而亦同卷。以其深于經學也。張宗、法雄、國初人。度尙、楊璇、漢末人。而亦同卷。以其皆爲郡守能討賊也。王充、國初人。王符、仲長統、漢末人。而

亦同卷。以其皆著書恬於榮利也。鄧彪、張禹、徐防、胡廣等同卷。以其皆和光取容。人品相似也。袁安、張輔、韓陵、周榮、郭躬、陳寵等同卷。以其皆明於法律。決獄平允也。班超、梁懂同卷。以其立功絕域也。楊終、李法、翟酺、應奉同卷。以其文學也。杜根、劉陶、李雲同卷。以其皆仗節能直諫也。樊宏、樊謙、樊準、陰識、陰興、陰就同卷。以其皆外戚而有功績可紀。故不入外戚而仍列一卷也。蘇竟、楊厚、郎顗、襄楷同卷。以其皆明于天文。能以之規切時政也。周燮、黃憲、徐穉、姜肱、申屠蟠同卷。以其皆高士也。此編次之用意也。至崔寔傳載其政論一篇。桓譚傳載其陳時政一疏。馮衍傳載其說廉丹一書。王符傳載其潛夫論中五篇。仲長統傳載其樂志論及昌言中二篇。張衡傳載其客問一篇。上疏陳事一篇。請禁圖讖一篇。蔡邕傳載其釋誨一篇。條陳所宜行者七事。皆以有關於時政也。至如崔駰傳載崔篆慰志賦一篇。駰達旨一篇。班固傳載其兩都賦。明堂璧雍詩。及典引篇。杜篤傳載其論都賦。傅毅傳載其迪志詩。崔琦傳載其外戚箴。趙壹傳載其窮鳥賦。劉梁傳載其和同論。邊讓傳載其章華賦。皆以其文學優贍。詞采壯麗也。郎顗傳載占驗七事。郭太傳載其遺事九條。此又略仿史紀扁鵲等傳體。儒林傳五經。各先載班書所記之源流。而後以東漢習經者著爲傳。尤見各有師法。卓茂傳敘當時與茂俱不仕莽者。孔休、蔡勳、劉宣、龔勝、鮑宣等五人來歷。傳敘同諫廢太子者。祿諷、劉禕、薛皓、閻邱宏、陳光、趙代、施延、朱伉、第五頡、曹成、李尤、張敬、龔調、孔顯、徐崇、樂闡、鄭安世等十七人。此等既不能各立一傳。而其事可傳。又不忍沒其姓氏。故立一人傳。

而同事者用類敘法盡附見于此一人傳內亦見其簡而該也。又有詳簡得宜而無複出疊見之弊者。吳漢傳敘其破公孫述之功則述傳不復詳載。耿弇傳敘其破降張步之功則步傳亦不復詳載。宦者孫程以張防誣搆虞詡上殿力爭事見詡傳則程傳不復載。張儉奏劾中常侍侯覽籍沒其家事見覽傳則儉傳不復載。儉避難投孔褒褒弟融藏之後事泄褒兄弟爭相死事見融傳則儉傳不復載。張讓矯殺何進事見進傳則讓傳不復載。劉虞以十萬衆攻公孫瓚事見虞傳則瓚傳不復載。袁紹盡誅宦官二千餘人無少長皆死事見何進傳則紹傳不復載。此更可見其悉心核訂以避繁複也。又其論和熹后終身稱制之非而后崩後則朝政日亂以見后之能理國論隗囂謂其晚節失計不肯臣漢而能得人死力則亦必有過人者。論李通雖爲光武佐命而其初信讖記之言起兵致其父及家族皆爲王莽所誅亦不可謂智。此皆立論持平褒貶允當足見蔚宗之有學有識未可徒以才士目之也。

後漢書間有疏漏處

光武本紀建武十六年郡國大姓及兵長羣盜處處並起攻擊所在殺害長吏討之則解散去又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乃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摘五人斬一人者除其罪其牧守令長坐界內有盜賊及棄城者皆不以爲罪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惟蔽匿者罪之於是更相追捕並解散案是時天下初定民方去亂離而就安平豈肯又生變亂此必有激成其禍者而本紀全不著其根由但上文有河南尹

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坐度田不實皆下獄死。則是時民變蓋因度田起釁也。案劉隆傳天下戶口墾田多不以實戶口年紀互有增減建武十五年有詔覈檢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優饒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帝見陳留吏牘有云潁川宏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怒不得其故時明帝年十二在側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帝更詰吏吏對果如明帝所言于是遣謁者考實具知姦狀守令等十餘人皆死據此則十六年之民變必因十五年之檢覈戶口田畝不均而起釁也其解散亦必非令盜賊自相捕斬遂能淨盡蓋因守令皆以檢覈不實坐死遣謁者爲更正然後解散耳而范書略不見起滅之由光武紀書帝崩年六十二然紀又書帝起兵時年二十八下有更始元年破王尋王邑持節北渡河鎮慰州郡二年誅王郎更始拜帝爲蕭王明年六月始卽位改元建武是帝年已三十一矣建武凡三十二年又加以中元二年始崩則應是六十四歲本紀所云六十二殊不符也案前漢書漢王四年幸薄姬生文帝則應是二十五歲而臣瓚註謂文帝二十三卽位在位二十三年壽四十六是文帝年歲亦不符

安帝以延光元年三月崩閹后立北鄉侯懿卽位是年十月薨計北鄉侯在帝位已閱八月應有本紀乃范書無之蓋以未逾年未改元故耳然殤帝在位僅一年冲帝在位并只半年皆爲立紀此不應獨缺也班書王莽傳長安士民攻莽三日死獨未央宮燒其餘仍案堵如故及赤眉至遂燒長安宮室至市里又外戚傳莽女爲平帝后帝崩莽篡位號后爲黃皇室主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投火中死范書更始

傳王莽敗。惟未央宮被焚。其餘宮殿一無所毀。更始至。居長樂宮。董卓傳亦言赤眉之亂。宮室營守。焚滅無餘。惟有高廟及京兆府舍。是未央宮當莽死時已被焚。赤眉之亂。則長安爲墟。并不特未央宮無存而已。乃獻帝紀董卓劫帝西遷。車駕至長安。幸未央宮。董卓傳亦云。帝之長安。移于未央宮。尋帝以病愈。大會諸臣于未央宮。此宮已被焚于王莽之敗。何以獻帝西遷。又有未央以駐蹕耶。案順帝紀。永和元年。帝西巡。幸未央宮。想王莽時被焚之後。東漢諸帝又曾修葺也。然范書不經見。而先則被焚。後則駐蹕。殊不明析。

皇后紀。董卓弑宏農王。其妃唐姬歸鄉里。及李傕、郭汜破長安。遣兵鈔略關東。掠得姬。傕欲妻之。固不聽。而終不自名。賈詡知之。以告獻帝。帝乃下詔迎姬置園中。使侍中持節拜爲宏農王妃。初平元年二月。葬宏農王於故常侍趙忠成壙中。此文殊不明析。卓以初平元年正月弑宏農王。二月卽遷都長安。而葬宏農王亦以是月。蓋將遷時。草草瘞之也。傕、汜之亂。則在初平三年。其掠得姬而獻帝迎還冊拜。自是在長安時事。而敍于葬宏農王之前。已屬倒置。而又曰置園中。所謂園者安在耶。漢時凡諸王葬處曰園陵。其姬妾守園陵者曰某園貴人。桓帝尊孝崇王夫人曰。孝崇園貴人。靈帝尊孝仁皇妃曰。愼園貴人。今宏農王妃所居之園。卽宏農王葬處耶。則是時妃在長安。而葬處在洛陽。時方擾亂。不能送往也。或卽宮內之園以居之耶。

吳漢傳。漢伐公孫述。去成都二十里。阻江北爲營。造浮橋。使副將劉尚屯于江南。相去二十里。帝聞之。大

怒詔曰。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尙。尙破公必敗矣。以其與尙相隔二十里。不及相救援也。後漢引還廣都。留劉尙拒述。以狀奏上。帝曰。公還廣都。甚合其宜。述必不敢略尙而擊公也。若先攻尙。公從廣都五十里赴之。適當其危。破述必矣。案先以相距二十里。謂不足相及。今又云五十里赴救。正可破賊。語似矛盾。蓋漢先營江北。尙營江南。恐述斷浮橋。則彼此不能相救耳。而傳未分別言之。

史傳敘事皆書名。未有以字行文者。范書惟光武兄縯字伯升。凡紀傳皆書其字。蓋帝之親兄。舂陵首事。其功最大。且班書王莽傳內已書伯升。故范書仍之也。乃范式張劭合傳前半篇。敘劭事則稱元伯。敘式事則稱巨卿。皆其字也。殊非史體。蓋本當時人爲張范作合傳。蔚宗卽鈔入史。不復改訂耳。

三國魏志有方技傳。備載華陀。管輅等。而道士于吉。尤有異術。據江表傳。謂吉制符水治病。吳人爭事之。孫策在城樓會諸將。吉適過。諸將爭下樓迎拜。策怒。令收之。諸將咸爲之請。策曰。此子妖妄惑衆。昔張津在交州。常著絳帕頭。燒香讀道書。卒爲南夷所殺。此甚無益。諸君但未悟耳。遂斬之。搜神記謂策殺吉後。偶出行。爲許貢客射傷。歸治瘡。嘗獨坐。彷彿見吉在左右。意惡之。後照鏡。忽見吉在鏡中。因大叫。瘡裂而死。是吉乃漢末一技術之士。陳壽吳志不爲立傳。蓋以魏志有方技一門。吳志不立方技。故遺之也。蔚宗作後漢書。旣以華陀入方技矣。于吉在順帝時。已有琅邪人宮崇者。以吉所得神書上之。則其人與華陀同時。而年壽在陀之前。蔚宗旣傳陀。何以不傳吉耶。案范書襄楷傳。順帝時宮崇上其師于吉所得神書。

一百七十卷。皆縹白素朱介。青首朱目。號太平清領書。其言以陰陽五行爲宗。而多巫覡雜語。有司奏其書妖妄不經。乃收藏之。蔚宗或以于吉名已見于楷傳。故不復有傳耳。

漢帝多自作詔

兩漢詔命。皆由尙書出。故比之于北斗。謂天之喉舌也。後漢書周榮傳。榮子興有文學。尙書陳忠疏薦興曰。尙書出納帝命。臣等既愚闇。而諸郎多俗吏。每作詔文。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己自由。則詞多鄙固。請以興爲尙書郎。又宦官曹節欲害竇武。擁靈帝上殿。召尙書官屬至。脅以白刃。使作詔版。此可見詔命皆由尙書郎所撰也。漢詔最可觀。至今猶誦述。蓋皆簡才學士充郎署之選。而如陳忠所云。則亦有拙于爲文及輾轉倩人者。可知代言之職綦重矣。然亦有天子自作者。武帝以淮南王安工文詞。每賜安書。輒令司馬相如等視草。是帝先具草而使詞臣討論潤色也。哀帝策董賢爲大司馬。有允執其中之語。蕭咸謂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莫不心懼。此必非代言者所敢作也。光武詔司徒鄧禹曰。司徒。堯也。亡賊桀也。宜以時進討。立陰貴人爲后。詔曰。貴人鄉里良家。歸自微賤。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宜奉宗廟。爲天下母。又帝疑侯霸薦士有私。賜書曰。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欲以身試法耶。將殺身成仁耶。此等文詞。亦必非臣下所代作者。明帝登極。詔曰。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本引公羊傳之詞。實賴有德。左右小子。章帝詔亦有云。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按二帝方在位。而詔云上無天子。人臣代草。敢爲此語耶。

不特此也。明德馬皇后答章帝請封外家詔曰：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欲以身率下，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飭。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見外家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繡，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又飭章帝曰：吾素剛急，有胸中氣，不可不順也。此等語無論非人所能代，且馬后並未稱制，尙書乃帝之近臣，豈有答帝詔而卽令帝之近臣代作者？后本好學能文，此詔亦必自作者也。

光武信讖書

讖緯起于西漢之末。張衡著論曰：漢以來並無讖書。劉向父子領校祕書，尙無讖錄，則知起于哀、平之際也。漢書路溫舒傳：溫舒從祖父受曆數天文，以爲漢厄三七之期，乃上封事以預戒。溫舒係昭帝時人，則又在哀、平之前。案樊英傳有河洛七緯，章懷註曰：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篇也。書緯、璇璣鈴、考靈耀、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汜歷樞、含神霧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斗圖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鈞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包、說題辭也。此等本屬不經，然是時實有徵驗不爽者。楊春卿善圖讖，臨死戒其子統曰：吾綈裘中有祖傳祕記，爲漢家用。楊厚傳哀帝建平中有方士夏賀良上言：赤精子之讖，漢家曆運中衰，當再授命，故改號曰太初元。將元年，稱陳聖劉太平皇帝。其後果篡于王莽，而光武中興。漢書李尋傳：成帝時有甘忠可者，漢家當再受命，以其術授夏賀良等。劉向奏：又光武微時，與鄧晨在宛，有蔡少公者學讖，云劉秀當爲天其妖妄，甘忠可下獄死。賀良等又私相傳授。

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耶。劉歆以識文欲應之。故改名秀。光武戲曰。安知非僕。晨傳。西門君惠曰。劉氏當復興。國師姓名是

也。王莽傳。

李通素聞其父說識云。劉氏復興。李氏爲輔。故通與光武深相結。通傳。其後破王郎。降銅馬。羣臣

方勸進。適有舊同學彊華者。自長安奉赤伏符來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在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羣臣以爲受命之符。乃卽位于鄧南。是識記所說。實於光武有徵。故光武尤篤信其術。甚至用人行政。亦以識書從事。方議選大司空。赤伏符有曰。王梁主衛。作元武帝。以野王縣本衛地之所徙。元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官也。王梁。本安陽人。名姓地名俱合。遂拜梁爲大司空。梁傳。又以識文有孫咸征狄之語。乃以平狄將軍孫咸爲大司馬。景丹傳及東觀漢記。此據識書以用人也。因河圖有赤九會昌之文。光武於高祖爲第

九世。故其祀太廟至元帝而止。成哀平三帝。則祭于長安。本紀。會議靈臺處所。衆議不定。光武曰。吾以識

決之。此據識書以立政也。且廷臣中有信識者。則登用之。賈逵欲尊左氏傳。乃奏曰。五經皆無證圖識以

劉氏爲堯後者。惟左氏有明文。左傳。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范氏其後也。范歸晉後。其處者皆爲劉氏。由是左氏傳遂得選高才生習。

遠傳。其不信識者。則貶黜隨之。帝以尹敏博學。使校圖識。令獨去崔發爲王莽著錄者。敏曰。識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恐疑誤後生。帝不聽。敏乃因其闕文增之曰。君無口。爲漢輔。帝詔敏詰之。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故學爲之耳。帝深非之。敏傳。桓譚對帝言。臣不讀識書。且極論識書之非經。帝大怒。以爲非聖無法。欲斬之。譚傳。帝又語鄭興。欲以識斷郊祀。興曰。臣不學識。帝怒曰。卿非之耶。興詭詞對曰。臣于

書有所不學而無所非也。興數言政事。帝以其不善識。終不任用。興傳是光武之信識書。幾等于聖經賢傳。不敢有一字致疑矣。獨是王莽公孫述亦矯用符命。莽以哀章獻金匱圖有王尋姓名。故使尋將兵討。昆陽迄於敗滅。莽又以劉伯升起兵。乃詭說符命。引易曰。伏戎於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以爲莽者。御名也。升者。伯升也。高陵者。高陵侯覆義也。義先起兵。被殺。謂義與伯升。伏戎於新皇帝之世。終滅不興也。又案金匱輔臣皆封拜。有王興者。城門令史。王盛者。賣餅兒。莽案符名。求得此姓名十餘人。而二人容貌應卜相。遂登用之。以示神焉。公孫述亦引識記。謂孔子作春秋。爲赤制。而斷十二公。明漢至平帝十二世而絕一姓。不得再興也。又引籙運法曰。廢昌帝。立公孫。括地象曰。帝軒。光武與述書曰。圖識言公孫。卽宣帝也。代漢者當塗高君。豈高之身耶。王莽何足效乎。則光武亦明知識書之不足信矣。何以明知之而又深好之。豈以莽述之識書多僞。而光武所得者獨真耶。同時有新城蠻賊張滿反。祭天地。自云當王。爲祭遵所擒。乃歎曰。識文誤我。遂斬之。遵傳又真定王劉揚造作識記云。赤九之後。瘦揚爲主。揚病瘦。欲以惑衆。爲耿純所誅。純傳是當時所謂圖識者。自夏賀良等實有占驗外。其餘類多穿鑿附會。以惑世而長亂。乃人主旣信之。而士大夫亦多有留意其術者。朱浮自言。臣幸得與講圖識。浮傳。蘇竟與劉襲書曰。孔子祕經。爲漢赤制。元包幽室。文隱事明。火德承堯。雖昧必亮。竟傳。鄭康成戒子。亦自言睹祕書緯術之奧。康成傳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范蔚宗曰。世主以此論學。悲哉。

光武多免奴婢

光武時。彭寵反。其蒼頭子密殺寵降。光武已封爲不義侯矣。其他加恩於奴婢者。更史不勝書。建武三年。

詔民有嫁妻賣子欲歸父母者。忤聽之。敢拘執者論如律。六年。詔王莽時吏人沒入爲奴婢。不應舊法者。皆免爲庶人。七年。詔吏人遭饑。爲青、徐、賊所略爲奴婢下妻。欲去留者。忤聽之。敢拘制不還者。以賣人法從事。十一年。詔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又詔敢熏灼奴婢。論如律。免所炙灼者爲民。又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十二年。詔隴、蜀民被掠爲奴婢自訟者。及獄官未報一切。免爲庶民。十三年。詔益州民自八年以來。被掠爲奴婢者。皆免爲庶人。或依託人爲下妻欲去者。忤聽之。敢有拘留者。以掠人法從事。十四年。詔益、涼、二州八年以來。奴婢自訟在官。一切免爲民。賣者無還直。此皆見於本紀者。主籍奴婢以供使令。奴婢亦藉主以資生養。固王法所不禁。而光武獨爲之偏護。豈以當時富家巨室。虐使臧獲之風過甚。故屢降詔以懲其弊耶。案班書王莽傳。謂貧富不均。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闌。制於臣民。專斷其命。姦人因緣爲利。至略賣人妻子。逆天心。諄人倫云云。是莽時奴婢之受害實甚。其後兵亂時。良民又多被掠爲奴婢。光武初在民間親見之。故曲爲矜護也。

東漢功臣多近儒

西漢開國功臣。多出於亡命無賴。至東漢中興。則諸將帥皆有儒者氣象。亦一時風會不同也。光武少時。往長安受尙書。通大義。及爲帝。每朝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故樊準謂帝雖東征西戰。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是帝本好學問。非同漢高之儒冠置溺也。而諸將之應運而興者。亦皆多近於儒。如鄧禹年十

三能誦詩。受業長安。早與光武同游學。相親附。其後佐定天下。有子十三人。使各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爲後世法。禹傳寇恂性好學。守潁川時。修學校。教生徒。聘能爲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恂傳馮異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異傳賈復少好學習。尙書事。舞陰李生奇之。曰。賈君容貌志氣如此。而勤於學。將相之器也。後佐定天下。知帝欲偃武修文。不欲武臣典兵。乃與鄧禹去甲兵。敦儒學。帝遂罷左右將軍。使以列侯就第。復闔門養威重。復傳耿弇父況。以明經爲郎。學老子於安邱先生。弇亦少好學習。父業。弇傳祭遵少好經書。及爲將。取士必用儒術。對酒設樂。常雅歌投壺。遵傳李忠少爲郎。獨以好禮修整稱。後爲丹陽太守。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嚮慕之。忠傳朱祐初學長安。光武往候之。祐不時見。先升舍講畢。乃見。後以功臣封鬲侯。帝幸其第。笑曰。主人得無舍我講乎。祐傳郭涼雖武將。然通經書。多智略。涼傳竇融疏言。臣子年十五。教以經藝。不得觀天文讖記。融傳他如王霸、耿純、劉隆、景丹。皆少時游學長安。見各本傳。是光武諸功臣。大半多習儒術。與光武意氣相孚合。蓋一時之興。其君與臣本皆一氣所鍾。故性情嗜好之相近。有不期然而然者。所謂有是君卽有是臣也。

東漢四親廟別祭

建武十九年。追尊孝宣帝爲中宗。始祠昭帝、元帝、於太廟。成帝、哀帝、平帝、於長安。其春陵節侯以下四世祠章陵。卽春陵鄉。改名章陵。註引漢官儀曰。光武雖自高祖而下爲第十二帝。而世次則與成帝爲兄弟。於哀帝爲

諸父於平帝爲祖父。皆不可爲之後。上數至元帝。始於光武爲諸父。故上繼元帝而爲九代。以此計之。宣帝實爲曾祖。故追尊及祀之案。此議發于張純。純奏光武曰。陛下事同創革。而名爲中興。元帝以來。宗廟祠高皇帝爲受命祖。孝文帝爲太宗。孝武帝爲世宗。今宜皆如舊制。別立四親廟。推南頓君以上盡於春陵侯。光武之高祖父也。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既事大宗。則降其私親。今祫禘高廟。昭穆陳序。而春陵侯四世君臣並列。以卑廁尊。不合禮意。昔高皇帝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受祖。不敢私親。故爲立廟。獨羣臣侍祠。今宜除四親廟。詔下公卿議。大司徒戴涉等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帝、元帝尊爲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別爲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自春陵。皆羣臣奉祠。帝從之。是時宗廟未備。故元帝以上祭于洛陽高廟。成帝以下祠于長安高廟。其南頓君以上祭于章陵。此漢儒泥于大宗不顧私親之說。而定此制也。究而論之。光武以宗室崛起。中興受命。少時並未奉詔入爲帝嗣。與哀帝之入繼成帝不同。則有天下後。但立高祖、太宗、世宗、中宗。爲不祧之廟。其下卽祀春陵四世爲親廟。自協情理之正。乃必奉西京諸帝爲大宗。而輩行又不可爲成、哀、平三帝之後。則又舍此三帝而尊宣、元爲祖父。終覺窒礙不可通也。明臣欲世宗舍武宗而繼孝宗。卽本此制。惟祫祭合食。則春陵四世序入昭穆。不能不以卑廁尊。然有天下者。本有追王上祀之典。光武御極。自應追尊南頓君。而祀春陵以下以天子之禮。正合於周家上祀祖紺至后穆之義。祖紺等爲先公。而居文王武王之上。亦未嘗不以卑臨尊也。

東漢諸帝多不永年

國家當氣運隆盛時，人主大抵長壽。其生子亦必早且多。獨東漢則不然。光武帝年六十二，明帝年四十八，章帝年三十三，和帝年二十七，殤帝二歲，安帝年三十二，順帝年三十，沖帝三歲，質帝九歲，桓帝年三十六，靈帝年三十四，皇子辨即位，年十七，是年即爲董卓所弑。惟獻帝禪位後，至魏明帝青龍二年始薨，年五十四。此諸帝之年壽也。人主既不永年，則繼體者必幼主。幼主無子，而母后臨朝，自必援立孩稚，以久其權。殤帝即位時，生僅百餘日，沖帝即位纔二歲，質帝即位纔八歲，桓帝即位年十五，靈帝即位年十二，宏農王即位年十七，獻帝即位纔九歲。此諸帝即位之年歲也。光武帝十子，明帝九子，章帝八子，至和帝則僅二子，長子勝有痼疾，次子即殤帝也。安帝惟一子，順帝已廢而復立，順帝又僅一子，即沖帝也。質帝、桓帝皆無子，靈帝二子，長辨嗣立，董卓廢爲宏農王，弑之。次即獻帝。此諸帝嗣子之多寡有無也。蓋漢之盛在西京，至元成之間，氣運已漸衰，故成帝無子，而哀帝入繼，哀帝無子，而平帝入繼，平帝無子，而王莽立孺子嬰。班書所謂國統三絕也。光武乃長沙定王發之後，本屬旁支，譬如數百年老榦之上，特發一枝，雖極暢茂，而生氣已薄，迨枝上生枝，則枝益小而力益弱，更易摧折矣。晉南渡後，多幼主嗣位，見東晉多幼主內條。宋南渡後亦多外藩入繼，皆氣運使然，非人力所能爲也。

東漢多母后臨朝外藩入繼